

## 引摇读

在亚洲大陆的东侧，如同一把碎石从东北向西南撒过来散布在北太平洋，由此形成了一溜大小岛屿。在那里日出比亚洲大陆要早一个小时，因此这里居住的人们用朝日来称谓这一串岛屿，对大陆来说那里是日出之处，有人说是盛唐女皇武则天给那里起了个名字叫“日本”。



日本自然和性格的象征，富士山与樱花

那里有堪称世界绝景的富士山，有世界最为密集的温泉，又有频发的火山和地震，更有美丽宜人的大海和海滩。

那里的人们有着相当独特的文化，用汉字又在汉字之外加上独特的符号，形成了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又巧妙的语言。他们种水稻、吃生鱼、依附自然。

现在的日本，发达起来之后，仍在寻找着自我。据传说，两千多年以前，秦朝的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之灵药踏上那些岛屿而一去不归，在那里生根。住在那里的现代人，为了寻找他们的根而不惜艰辛，向南去过东南亚的诸岛，向北去过俄罗斯、

蒙古，向西去过中国云南的村寨密林和新疆的戈壁草原。

被称之为“日本”的这一串岛屿，从地理形状上看，有人说它像狼，有人说它像蚕。在世界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它的确扮演过狼的角色，又有过蚕的行为，因而不得不为它写上重重的一笔。在这一百多年当中，日本大起大落，大落大起，它贪婪、凶残、咄咄逼人，它温情、勤勉、彬彬有礼。

在19世纪末期，亚洲各国还在封建统治苟延残喘的时期，日本率先脱亚入欧，实现了维新，发展了工业经济，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从而成为东亚最发达强盛的国家。也就在这个时期，它开始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吞并朝鲜，侵略中国，袭击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奴役东南亚各国，进行南京大屠杀，强迫妇女随军卖身，疯狂掠夺各国的财产和资源，残害和折磨了各国几千万人民。在各国的反侵略抗争中，侵略者走向穷途末路，在遭受致命打击走投无路之时，它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它亦成为了地球上惟一的被核武器摧残的国家，在两朵蘑菇云之下，多少万日本人民生灵涂炭。在二战结束后的缘多年中，日本又经历饥饿贫困、经济恢复、高速发展、泡沫经济及其崩溃，直至现在的萧条等等发展阶段。当今的日本，成为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富裕并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日本生产着世界上最好的电器、汽车等产品，松下、日立、丰田等日本产品无孔不入地打进世界各地的市场，捞足利润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种种方便。目前虽然在信息技术及产业方面望尘莫及于美国，但在制造业上仍堪称世界第一。

当年恣行于亚洲各国的日本皇军以杀人比赛来取乐，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甚至在遭到失败时，逼迫自己的臣民“玉碎”，效忠天皇，自杀成仁。而今似乎立地成佛，对动物都不愿施之一暴，却面对二战中伤害数千万人的罪行，不能予以诚恳地谢罪，王顾左右而言他，对世人及下一代掩盖历史真相。

经济发展，生活富裕，大量的人民涌出国门，成为万里长城、大英博物馆、夏威夷海滩、凯旋门等地的访客，挥洒着大把的日元，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日本游客成了众多旅游胜地最受欢迎的上宾。然而，20世纪年代，日本兴起了有组织地去东南亚等地的买春旅游，以为

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因而臭名远扬。

经过了百余年“艰苦卓绝”的“脱亚入欧”的苦斗，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得到世界各国的注目，经济生活、教育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它自诩为白人发达世界的挑战者，的确其发达也鼓舞激励过发展中国家，成为穷国的学习榜样。却不顾一切地往欧美的怀里钻，抬手投足，全盘西化，一头单相思。“脱亚”仿佛是脱成了，但是，“入欧！入欧”终究入不进欧，从文化、人种、传统、生活及思想方式都不被欧美所接受，总被欧美人说成是经济动物、个色、自私、怪异、狭隘、封闭，种种原因，时常备受蔑视。转过头来再“脱欧入亚”，无奈“覆水难收”，在文明和精神根基方面，不知道该立于何处，自感悲怆、寂寞，深怀刻骨铭心的“国际孤儿”之忧愁。



日本华道（插花）

日本号称具有亚洲最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严密公正的选举、自由众多的政党，有效神圣的议会，可总理大臣却换起来如流星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下岗总理”能组成一个班，不少日本人几乎搞不清总理大臣究竟换成谁了，不知道谁在为这个国家掌舵，谁在替这个国家负责。

以重视教育而著称、拥有世界上最为完善有效的教育系统，成为发展中国家甚至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学习榜样，也在为大学生光玩不学、新一代胸无大志、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學生辍学逃学退学而烦恼。总被人描述成无孔不入、无钱不赚、无市不在的日本商人，疯狂地为追求利益四处奔波，同时在亚非贫困地区，在难民营，在一些受灾的地方，也有不少不辞辛苦、不计报酬的日本志愿人员的身影。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单身女子在夜里行走，不用担心会遭到袭击和骚扰；街头极少有争吵与殴斗；人们互相谦让、温文尔雅，享受着安全的环境、平和的空气。可是，一个中学生竟然把一个小学生的头颅切了下来，摆放到学校的大门口；只有在战争中才使用过的、如今在战争中也绝被使用的沙林毒气，居然漂进了和平时代的平民住宅、大都市中心地带的地铁车站车厢；剧毒的氰化物也被搅和进了社区午餐咖喱饭的大锅，造成惨剧。

他们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特性，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土地和海域。他们有“坚如磐石”的集团精神，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寻求来自其他民族的尊敬，自强不息、勤劳奋斗。他们随时随地注视着外界的变化，贪得无厌地吸收外面先进的东西，循着强大先进势力的视线变换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努力不被蔑视的同时，奋起追赶。朝着一个方向，为达到某个目标，经过内调酝酿，一旦形成某种趋势，他们便前赴后继、目不斜视、勇往直前。可是又总是陷入某种模式周而复始地循环，开动起来的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的战车，好像转向不灵、闸不好使，只知道一味地朝着一个方向不顾一切地冲锋陷阵，得胜再胜连胜。但是终究物极必反，疯狂的战车坠入深渊，国家整个民族一蹶不振，泄气悲伤。一阵痛苦过后，再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开始又一次冲锋，进入又一次循环。

他们时而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民族和人种。他们有“大和民族”之称，他们有自称世界上血统延续最长、“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精神统帅和象征，人人具备“大和魂”、“大日本”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结成最有效最有力的行动集团，因此他们骄傲和自豪，怀有超越任何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他们时而又认定自己是世界



日本民俗：鲤鱼旗。春天有男孩的家庭树起鲤鱼旗，祈福男孩的健康成长。此习俗来自中国古代的鲤鱼跳龙门传说和孔子的长子名字为鲤。

上最为劣等的民族和人种，世界上没有谁认为日本有过辉煌的文明。他们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更善于学、仿、偷，不善于发明创造，只要是在正常的时代，都是跟在先进强大的势力的身后，亦步亦趋。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得意忘形，认为自己是人类中的上上等；在失败的时候情绪跌入深渊，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下下种。难怪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说，日本人如同钟摆，在优越感和自卑感的两个极端摇摆，难于镇静下来维持一个普通稳定的心态。

在那片岛子上居住的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这样又那样？日本这个常常令人不解的国度，与我们中国相隔一个朝鲜半岛，再往南相隔黄海和东海，距离不过数百公里。回顾历史，中日之间交流已越两千年，两国及两个民族之间，有过友好的时期，也有非常悲惨黑暗

的时期。中国曾经在文明的发展上给了日本以极大的恩惠，这一点连日本最为反动的民族主义者们也不得不点头承认。而日本从近代以来，给中国带来过极大的灾难，这一点每一个中国人都牢牢记得。日本和中国之间，由于地理、文化和历史等等的缘故，有着一个不解之缘。有说二者“一衣带水”，应永久和睦。有说在东亚地区“一山不容二虎”，二者应拼死相争。

由于历史的缘故，日本人以前一直把中国当作模仿对象、而今当作竞争的目标。他们对影响过他们文明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其复杂的情感。他们感激，因为来自中国的文化把他们的先人带入了文明发展的阶段，有了文字、有了文学、有了提高人类生存水平的农业等等，在中国的“舶来物”的基础上有了日本的发展和文明。他们自卑并且憎恨，就是由于那些大陆的“舶来文明”的自然传播扩展，使得日本纯粹的文化发展不畅，总让世人觉



古装艺人

得日本是中国文明圈中的一分子，在日本可称是文化的东西中，总能看到中国的色彩和影子。他们庆幸，身旁的这个泱泱大国，由于儒家理论的统治，或许是文明过于悠久，一直趋于内向，不那么激烈扩张，也不那么贪婪，没有给日本以威胁和攻击，使得曾经弱小的日本安然自立于一方。他们蔑视中国——以前的崇拜偶像、模仿学习的目标，到近代竟完全停滞不前，并且如此弱不禁风。人家外人（欧美）打了你，我这个以前的小徒弟也打了你，你中国还不是在贫困线上苦熬着吗？至今，我对你中国在经济、技术甚至军事上仍遥遥领先。他们谨慎，上次战争的遗留问题尚未完结，在极力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尊严”的同时，尽量与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维持安定的关系，适当地表现出一些友善的姿态，好让中国人赶快忘掉过去，去奔那“共存共荣”

的未来。他们恐惧，近二十余年，中国突然有了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虽然国民经济总收入还不过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左右，人均收入更是少得可怜，但是一旦这头“初醒的睡狮”有一个跳跃，岂不使得日本在亚洲争当霸主地位的梦想成为泡影？他们奋起，绝对不能让中国再次崛起，要让中国成为提供廉价资源、低级产品和便宜劳力的仓库，成为日本倾销洪水般产品的广阔市场，远远地跟在我这只头雁的后面，慢慢奔你的小康。他们企盼现代中国要像历史上的宋朝，文弱文弱再文弱，只要小康，不要富强，最好分裂成多块，各自为政互相制约，不要对日本造成任何威胁。日本的综合国力要永远盖过中国，在亚洲这个圈子里，任我日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正是这些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原因，使得日本人从来丝毫没有忽视过认识 and 了解中国，他们把中国研究分析得透透彻彻，他们深入细致地用心制定对中国的政策，谨慎而果敢地付诸行动，以对这个大老邻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中国人呢？事事总是漫不经心，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大国的风范，还有大国的毛病。中国看日本，总觉得日本是依靠中国文明的奶水喂大的孩子，一直不把日本放到眼里，称日本是“弹丸小国”，是“小日本儿”。岂料这个“弹丸小国”的“小日本儿”突然间发达起来了。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开始向朝鲜和中国进攻了，这才开始认真地注意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也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历史意识的惯性造成人们在文化方面仍对日本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对日本的忘恩负义、侵略罪行抱有极大的憎恶感，面对日本的经济成就又产生强烈的新鲜感，并且相比自己的落后以及苦难油然而生一种要发展要富强的紧迫感。无论怎样看，日本绝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家和民族。日本人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告诉了世人，应当认真对待日本，要深入细致地去了解、认识和研究它。

## 从众无惧

### 集团性之说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日本人员加员等于猿，中国人员加员等于园

员个中国人能打败 员个日本人，员个日本人能打败 员个中国人。

员个中国人是龙，员个日本人是虫；猿个中国人是虫，猿个日本人是龙。

这些老生常谈是要说明，在个体和群体上，个人奋斗与集团行动，团结或不团结，配合或不配合，体现出中国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差异。

在日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要过马路，但人行横道的信号是红灯，马路上没有车，即便过去也没有危险。要过马路的人们互相看看，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做出欲动又止的姿势，好像都在互相等待。突然一个人动起来了，紧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人跨出去，然后，大家几乎不分先后地迎着红灯到了彼岸。“从众无惧”（みんなでわたればこわくない）是日本常用的俗语，在过马路面对红灯的时候，按交通规则是不能过的，但是“从众无惧”，如果大家都过，大家就不怕。就这个说法，我想找合适的中文常用语或成语来对应，意思很贴切的好像是没有，最为相近的恐怕只有“法不责众”了。但是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法不责众”的意思是规矩治不了众人，要破这个规矩得拉着众人一起破。“从众无惧”则跟“法”与“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跟着大家就无所畏惧。

一则不知出自何处而在各国流传的笑话说：泰坦尼克号船就要沉了，老幼和妇女都上了救生船走了，剩下的青壮男人们为了不被沉船引起的旋涡卷入海底，趁船沉之前赶紧往海里跳，于是对英国人说：要保持你的绅士风度吗？跳！英国人跳下去了；再对美国人说：你要当英雄吗？跳！美国人跳下去了；又对德国人说：你要守规矩的话，跳！德国人也跳下去了；最后就剩日本人了，于是对着日本人的耳朵小声说：“大家都已经跳下去了，你还不跳?!”日本人这才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初到日本企业里研修的时候，几个同来的中国同事被分散到各



嵌入现代大厦中的传统日本料理饭店

个工作地点，我所在的办公楼只有我一个外国人，除了讨论工作几乎不说什么话，再加上语言不通，连续几个月，我默默地编程序或自己学习。那一阵子几乎没有人来理我，只有一位其他项目组的、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的人，偶尔来我这里坐一会儿，说几句中文，或送我点儿小礼物，以示关心。一次，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不觉得紧张和不安吗？”“什么？”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经他一番解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但不知他问话动机的我，简单地回答：“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紧张和不安。”“还是不一样，像你这样日语不太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伙伴，一个人孤独寂寞，要是我们日本人早就受不了了，不定怎么紧张和不安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小示关心。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是我理解、接受并感谢他对我的友好和“同情”，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他的一番言语和一系列表现，使我知道了日本人还有“个人不安”这样的特点。

日本人的“个人不安”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种是上述情况，没有伙伴时孤独寂寞带来的不安。还有在陌生人面前的“对人不安”。学习日语时，多数日语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教人如何寒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よろしく）。”这个在中文、英文等多数语言中所没有的多余的客套话，日本人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初次见面”，那不是多余的话吗？见到初次见面的人，不是初次见面还能是什么呢？用得着强调吗？日本人用这样的寒暄，以表明相互处于同样的情况和立场，找到一个共同点，以缓解面对陌生人时的不安。“请多多关照”，关照什么，怎么关照？只是“初次见面”，又没有什么有求于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给予“关照”？这一暧昧的寒暄词语，被日本人更为广泛频繁地使用。初次见面时当然要用，与人接触时、求人做事时更是要用，以表达寻求对方的好意并且依赖对方的心情。既然有这样的特点，人就自然地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和安定，那么，依靠他人似乎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 个人与集团的协调

对那些“对人不安”的日本人来说，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是“与众不同”。他们深知做事不得自作主张、标新立异，更不能轻举妄动。离开了集体，一个人不但什么也做不了，还可能要遭受到集体的蔑视和攻击，要忍受孤独、寂寞甚至屈辱。他们普遍愿意被包裹在日本式的小集团中安稳度日，具有强烈的对群体对集团的归属感。他们普遍认为集团的意志就是自己的信念，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集体的任何事情离了谁“地球照转不误”。认为所有成绩都是大家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个人再能，也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要不是公司给你提供好的工作环境，要不是有大家的全力协助，纵然你会十八般武艺、七十二种变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你能怎么着？到头来你能折腾出集体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吗？那里并不需要特别能干的人，如果谁特别有主意，有新想法，或者标新立异显得突出能干的话，



英国教科书中形容的日本式群体交际

倒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寻求安全感因而具有归属感，进而发展成对集团的忠诚心和责任感。个人离不开集团，集团保护了个人，集团的发展就是个人的发展，集团的衰败就是个人的衰败，一个集团中的众多个人命运被紧密联结起来。这些人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几乎要一辈子“同甘共苦，两肋插刀”。在日本有不少激励集团精神的方法，比如众人高唱社歌，以凝聚公司员工集团的集团心态。每个新首相在当选之时，必领着众人高举双手，三呼万岁，以示万众一心。每当集团聚会结束时，大家共同击掌，“啪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续循环三次，节奏整齐，声响震天，以寻找共通的感觉及意识，高扬集团精神。

由于日本人富于集团性，个人的行动多被包裹在集团之中，因此显不出有什么个性。欧美人形容日本人时，突出地说他们没有个性。但是谁都知道，是动物就都有个性，何况是高级动物的人类？日本人也是人类的一员，怎能没有个性呢？

作为人，一个有思维、能够单独行动的个体，不管他是哪个民族、属于哪国的人、有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有如何如何的经历，多少都具备作为个体的个性。作为个体不能去发挥和表现其个性的话，那他就不能够成为个体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日本人与其他人一样，高矮胖瘦，暴躁温顺，好吃咸好吃辣，外露内向，虚荣心强与弱，攻击性有或无等等，人所有的一切特征一个也不少。

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完全抹杀个性，只是在服从群体和发挥个性之间，更多一些主张先服从群体，只要这个个性不影响群体的根本利益，还是可以适当地发挥一下的。在群体中，大家有通过某些共同的感觉而达成的某些共识。这些共识往往没有也不需要明确，人人都根据各自的感觉去理解、遵守和维护这些共识，这就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或者说是惯例。要寻求安全感的人，首先就得控制自己，遵守群体中的“规则”。然后得到集团的承认和集团成员的友谊，以解除不安心理。花时间去规定范围内做出不懈的努力，以巩固和提升在集团中的地位。他们需要把自己的个性时深时浅地埋藏起来，在群体中以忍耐、服从、努力、等待和坚



传统与现代并存

持来寻求从得到安全感一直到达成自我实现的人类行为需求。

不仅在习惯上，日本从制度上也采用了对集团活动十分有利的措施。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从理论上讲，一个人进了企业，从成为这个企业的正式职员开始，他将被“终身雇佣”。只要他对公司不犯大的错误，在社会上也没有被警方稽查的劣迹，如不提出辞职的话，他可以在这里一直呆到退休。企业中，按在职工龄来评价功劳，按入社先后排列上下级关系。只要他在公司里干，熬到一定年头，就会有相应的提升。如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不管你干还是不干，都能领到工资，活得下去。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实施类似“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日本企业从制度上保证了它的职员的一生，但是如何保证它的职员能为企业努力工作做贡献呢？如果有的职员躺在公司的“大锅饭”上，光吃不干，公司不就吃亏了吗？在这里，集团的组织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了。

日本的组织以“终身雇佣”以及利用日本人的的人际关系习惯，个人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使职员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将来只有依靠组织的成功才能得到保证。随着终身雇佣，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与长期在一起的伙伴配合，工作就顺利多了。每个人都有工作上的关系网，只要他不换雇主，这些关系是一生的宝贵财富。论资排辈，后辈在地位上超过前辈一般不大可能。年轻时工资较低，但是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随着年头的增长，自然而然工资就可以起来。若一直干到退休的话，就可以得到丰厚的退职金。退职金是根据在某个单位所呆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换了单位不能再连续计算。这种方法鼓励人们不换单位，固定在一处工作一生。如果谁跳槽换了公司，就等于是离开了所熟悉的集团去一个不熟悉的集团。他以前积累多年的、与伙伴磨合好了的配合关系、在原公司的工作关系网都将失去作用，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在退职金方面也要吃亏，原公司给的不多，新公司工龄要从零算起。日本从制度上把人死死地钉在某个集团中，使他们为该集团长期奉献，这成了日本的动力和发展的源泉。日本依靠牺牲和压制

个性，换来一个均衡和同步的社会发展。在日本的集体中，个人的意识须符合大家的意志，人人都尽量不表现个人的一面。在共同做事时，个人尽量不独出心裁，紧密地与周围人配合。这样，大大减少了因意见不一致造成同事之间互相不服气、互相不支持、互相拆台的情况发生。每个人就像机器中的零件，几乎没有内耗地运转，效率自然就大大提高。日本人的这个特点，特别适合需要互相密切配合的工业化生产。日本就是利用这个法宝，在数十年的较短时间内，使得极端落后的工业经济在世界上崭露头角，随后与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并驾齐驱。

## 实用的等级

在印度，有一个用日本的资金建立、全都由日本医生和护士进行治疗、看护的麻风病医院。医院完全按照日本式的“公平民主”来运营，患者一律平等，住同样的病房，一起打扫病房，在同一个食堂吃同样的饭菜。有一个婆罗门的患者住进来。婆罗门是印度各阶级当中地位最高的阶层，但未必都是富翁，反而因为是婆罗门人，有些“低贱”职业不能去做，难于成为富翁。这位婆罗门患者其实是个乞丐，虽然他不直接向人乞食，但依靠别人施舍过着清贫的生活。进了医院，不但能够接受治疗，还能在衣食住上得到保证。但他说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就餐，不能和阶层低贱的人一起打扫病房。日本人认为那样想是不对的，人应当平等，说应当遵循医院的平等的规矩。于是这位婆罗门人跪地乞愿，请求允许在这里维持婆罗门人的生活方式。当他知道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则毅然离开能够给他提供舒适生活的医院，回到了过去的乞丐群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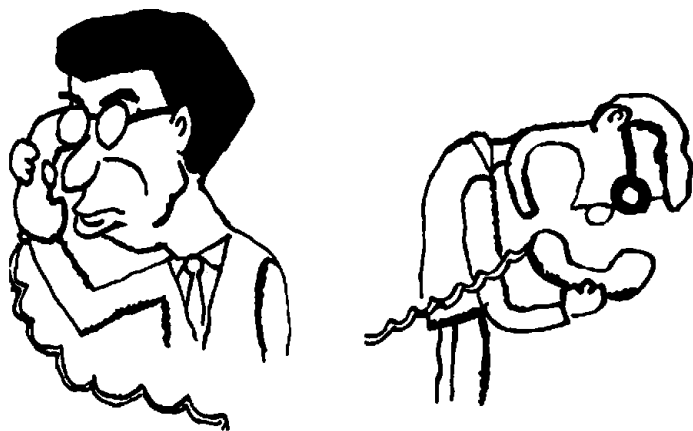
二战中，日本军人成了俘虏，军官的权力地位没有了，军队的军衔阶层的意义就没有了。士兵俘虏说：“当官的居然还当俘虏。”军官俘虏反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日本的士兵俘虏们反对并不能容忍因为是军官就不参加俘虏营里的劳动。这个时候，军官的身份地位和尊严已不存在了。日本军官本身对国际条约规定的军官身份应得到保证和照顾的意识也非常淡薄。欧美的军人成了俘虏，仍保持军队中的等级

秩序和级别关系，军官是军官，士兵是士兵。二战中，日本抓了欧美军人俘虏，对他们的等级秩序和级别关系大惑不解，日本看守和欧美俘虏常常为此发生争执和冲突。欧美抓了日本军人俘虏，俘虏营的看守、所长向军衔阶层比自己高的日本俘虏表示敬意，如同迎接本国失去军队指挥权的上级军官接受自己管辖一样，使得日本俘虏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三浦朱门在解释日本人的等级关系时，举了上述两个例子。

日本人没有印度那样明确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传统。在阶级层次的意识上，支撑日本统治阶层的是物质和实力。当二者都失去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除了皇族，日本没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地位，没有像印度那样的婆罗门等等的阶层。

但是日本人特别注意现实中的等级关系。在与人接触时，总是细心地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地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并且揣测对方的地位，来决定交流时应当采用的对策和所持的态度。日本人有面对生人紧张的心理，当确认了对方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便解除了紧张。有一个最典型、也是被日本人或非日本人论说日本人时百举不



摇摇不知道是习惯还是真的尊重，在与上司打电话的时候，也要点头哈腰（此画出自英国教科书）。

厌的例子，就是利用名片。名片一般都注明了能立即了解对方地位的所属集团、从事职业、官衔级别等信息。人们公认日本人特别地喜好名片。除了初次见面，第一个有效动作是交换名片以外，持有某大人物的名片也是炫耀自己的手段。在日本的社交场合，名人的跟前总是排起长队，小人物们争先恐后地交换名片。我还见过一张名人的名片，被数人借去复印以备收藏的情景。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严密的，上下关系清清楚楚，似乎谁也不想“越雷池一步”。

重要的是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他们认为，阶级和身份不过是暂时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要对你依顺，一旦你失去了那些，你的阶级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都说日本人论资排辈，尊敬年长者，这是儒学思想在日本产生影响造成的习惯意识。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人集团（企业、团体等）中的“年功序列制度”（论资排辈），长者为先的习惯意识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工作生产甚至生活娱乐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不过，这个“长者”不一定就是年长者。年长者以其年龄，“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面都多”，标志着他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但是在一个集团中待的时间长短更为重要，“在团长者”对这个集团应该属于比较经验丰富、知识渊博。在年长者和“在团长者”之间，这个集团往往选择“在团长者”，因为从现实角度讲，“在团长者”要实际、实用得多。“年功序列制度”就是基于这个实用概念而形成的。日本人不跳槽，安分守己地在一个企业中，充分享受“年功序列制度”。随着时光流逝升薪晋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为“在团长者”，然后可以像前辈一样“叱咤”一番“风云”，退休时领取一笔可观的根据在这个企业的时间长短来确定数值的退休金，完成其有价值的职业人生。

日本人的地位意识非常实际，根据供求关系，地位随着变化，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的相互态度明显不同。在人的经济交往中，最频繁的活动是买卖关系。买方手中有钱，可以任意选择购买某个卖方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有利。卖方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换取现金，求买方购买自己的商品，立场地位就相对不利。在供求关系上引起人的地位感觉和态度的变化，这似乎是商品社会中一种自然现象。

日本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绝对的不平等。买方虽然就是个普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立刻有了自己是“上帝”的感觉。我买你的东西来了，我给你带恩惠来了，要求卖方提供尽可能的服务，自然而然地采取傲慢、得意的态度。而卖方则鞠大躬施大礼，用尽日本繁杂的尊敬礼节和甜言蜜语，宛如见到“上帝”，采取卑恭的态度。在这一瞬间，因为买卖发生的接触产生了供求关系，使人的地位发生了重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可是，与日本同样商品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尽管也叫嚷“顾客是上帝”，但没有日本那样的强烈反差和不平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日本的作法，比如说中国，在有的商店门口两侧，身披彩带的两排俊女，鞠躬作笑，对入店者致欢迎词，对出店者致谢语，把顾客捧为上帝。这不过是改善服务水平、促销的一种手段。购物者没那么自我感觉“伟大”，售物者也没那么故做“渺小”，相对平等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供求关系而发生变化。

这个能够引起地位意识变化的供求关系并不仅仅限于经济活动。日本人求人做事，求人者和被求者之间，也是同样。在没有既定的上下等级关系、相互是一种平等关系的时候，求人者为达到目的，对被求者点头哈腰、甜言蜜语，而被求者很自然地腰杆挺直、指东说西，呈伟大状。看上去，二人明显的地位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在求与被求之间，彼此地位发生了瞬间的变化。当事情过后，二人之间求与被求的关系结束了，相互地位立即恢复正常。日本人的地位意识中，没有稳固的平等，也没有难变的上下关系。当有需求时，平等将被打破。根据场合，根据情况，日本人的地位意识是频繁变化的。

## 等距离往来

我曾经有过百思不得其解的经验。晚上下班后，按日本人的习惯，工作同事常常出去喝酒小聚，借酒来轻松、发散工作压力、调解人际关系，于是时不时入乡随俗地同日本同事这样聚一聚。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间。第二天，我